

风物写意

花开四季的日子

沈清良

中午时分，我站在众人焦急的产房门口，既高兴又犹豫。天下最好的事情就是迎接新生命，而且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这对于每个为人父母的人来说，都是异常的幸福时刻。

出来一对母亲和子女，我睁大眼睛看，不是，又出来一对儿，还不是。几位新生儿，虽然都被包裹着，但神色稚嫩可爱，一双双的眼睛，波澜不惊或者煞有介事地看着他们刚刚降临的世界。我想，早在母腹之中，这些孩子肯定也通过母亲，看到和感受到了这热气腾腾而又嘈杂复杂的烟火人间。正在兀自思想，听到妻子的名字，快步走到产房门口，门扉吱呀而响的时候，眼睛就聚光灯一般贴了上去。

妻子脸色有些惨白，大致是失血的缘故，但神情尚还安静，大致是麻药还在起作用，还没有觉得腹部被刀子切开之后的疼痛。在她身边，躺着一个圆脸的婴儿，额头上还挂着一些没洗净的在子宫时候的痕迹。他那双眼睛，虽然不大，但看我的时候，忽然就有了一道丰盈的亮光，瞬即笑了。这令我惊异。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儿子锐锐出生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可他被护士抱着，掠过我身边，虽然也睁着眼睛，明澈地看我。可他没有笑。而现在，我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第一次看到我，居然自觉地笑了。

世上所有的相聚，都源于一种奇妙的机缘。试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偏偏我们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成为一家人？芸芸众生，各在异地，夫妻和朋友，何以在某些时刻和某些地方由陌生而熟稔，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这其中，一定有一种奇异的力量在有条不紊地调配着世间的一切。一个新生儿的笑，这简直就是对我的最大褒奖，当然还有认可、亲近和爱。他从母腹出来，可能还没有看到母亲，只是看到了医生和护士，进而从产房门口看到了我，父子俩在这世上相互之间第一眼，就电光石火，心神相通了。这可能真的是冥冥中的力量，血缘在流传过程中的一种奇妙反应。

我握了握妻子的手，看着她，向她笑笑，似乎还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从护士手中接过推床，上电梯，和岳母一起，把妻子和儿子送回到病房。这时候，那小子还在笑。安顿好妻子，我抱着他，他眼睛一会儿睁开，看看我，咧着嘴，整个小脸上都汪着灿烂而又富有意味的笑容。我用手机拍了好多照片。对妻子和岳母说，我从没见过一出生就笑的孩子，而且笑得这么真诚甚至有些成熟。

从他冲我笑的神情来看，我觉得这个新生儿似乎早就知道了什么，就像是一个幼稚的智者，一副胸有成竹，一切本该如此，凡事如此最好，不用惊奇的样子。

我电话给远在南太行乡村的母亲报喜，她七十多岁了，听到这个消息，自然很高兴。对于母亲那一代人，家里再添人口，是祖上积德，世上最好的事情了。给她视频，她笑得合不拢嘴，说，咱家又添人了！我给她说，这孩子，一看到我就笑。母亲很高兴，问我给这孩子起的啥名字？我说，小名叫可可，大名叫杨芮灼。母亲笑着叫可可。他似乎听懂了似的，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的手机屏幕。

这可能也是一种来自血脉和灵魂的呼应。到傍晚，他也没有哭一声，躺在她妈妈身边，吃奶，看着我们和其他人笑。他的这种表现，令我感觉到了生命的美好，觉得了人性中的善意。这肯定是一种美德，而且与生俱来，不可磨灭。尽管，每个人都要成长，然后在这个人世间穿梭，以个体的加入，参与到更多的社会生活当中，可始终对人对事对物拥有一种微笑的面庞和心态，我觉得最基本的，也是了不起的。

当夜他没有哭。睁着眼睛打望，但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惊奇。只是，他母亲的刀口开始疼了。他觉察不到，我更觉察不到。疼痛与愉悦，都是最私密的体验，不可僭越，无可替代。唯有他人发自内心的善意，不仅可以令人迅速感受到，也会使得整个人的身心甚至灵魂，都能感到温暖。

转到月子中心。尽管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现在读大学一年级。当年，我也曾经尽心伺候过月子。大儿子锐锐出生的时候，正是新世纪之初，他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世界，特别是社会思潮、生活方式和各种工具方面的迭代与

童年时每个月圆之夜，孩子们一起在月光下追逐打闹玩耍的情景，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那时母亲给我们出过一个谜语：“月亮光光好做工，大姐春馍等舅公。舅公问看什么馍，盐糖包肚肚包葱。”

我们抓耳挠腮，猜了好久都猜不出，央求妈妈快说出答案，她笑着说：是盐糖馅的包子。

有了这个答案，后边的一个谜语就容易猜了：“月亮光光好做工，大姐春馍等舅公。舅公问看什么馍，掰开看见肚空空。”

妈妈一念完，我们就猜出了答案：馒头！

每年中秋，都是月儿最亮的时候。那又圆又大的月亮，像一个银色大圆盘悬挂天上，皎洁月光倾洒大地，给地面上的一切都披上了一层朦胧银纱。我们家乡的女孩子，除了念着“月亮光光好做工”的歌谣，在月光下烧香拜月外，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浮针”。

顾名思义，“浮针”就是把针浮在水面上。那是怎么做到让针浮起来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当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的时候，偶然有一次，在中秋节这天听到年纪比我大些的小姐姐们神神秘秘地说要浮针。好奇的我强忍着睡意，和她们一起等到了午夜十二点。

浮针的行动是在阿花姐家的院子里进行的。吃过晚饭洗过澡，我来到了阿花姐家。八

人生况味

这世界的人
微笑着来到

杨献平

变迁，与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截然不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中期之前出生的人，基本上还属于农耕时代，甚至可以毫不避讳地称之为“农耕文明的遗腹子”，之后出生和成长的人，肯定是信息时代，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弄潮儿”。前者对社会和人类一切的科技进步的感受是渐进式的，有一个逐步明了和学习的过程，后者则一步到位，完全没有疏离位。

月子中心的好处是，使得新生儿的适应有一个较为规范的过程，还可以使得产妇得到较好环境的休养和照顾。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越来越舒适，特别是高度依赖工具，使得人类的健康和心理等方面，也越来越脆弱。此时的可可，总还是笑，抱他的时候，他就笑，有时候嘿咻出声，整个小身子都一颤一颤地。他的身体异常柔软，好像一团刚刚裂开的棉花，轻柔若云，细嫩如蛋清。这使我想起《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柔弱者生之徒。”所有柔软的事物，其力量是最强大的。新生儿的柔软，既是一个无上的哲学原理，也是一个适合于所有人和事物的基本规律。

他吃喝拉撒。他哥哥锐锐如他这般小时侯，好像还没有纸尿裤之类的替代品，多数是棉布做的垫子。他拉了、尿了，都要换洗。纸尿裤使得我免了为他搓洗屎尿的辛苦。但也觉得，为大儿子洗屎尿布垫，尽管手掌脱皮，但也没有嫌脏，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以此类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也肯定如此这般。而现在，纸尿裤使得我没有了为可可一遍遍，一次次搓洗屎尿垫子的机会。这看起来幸运，其实也有些缺憾。父子之间，其实是一种传承的关系，不仅是血肉之身和精神灵魂，还有一种文化上

的塑造、流传和因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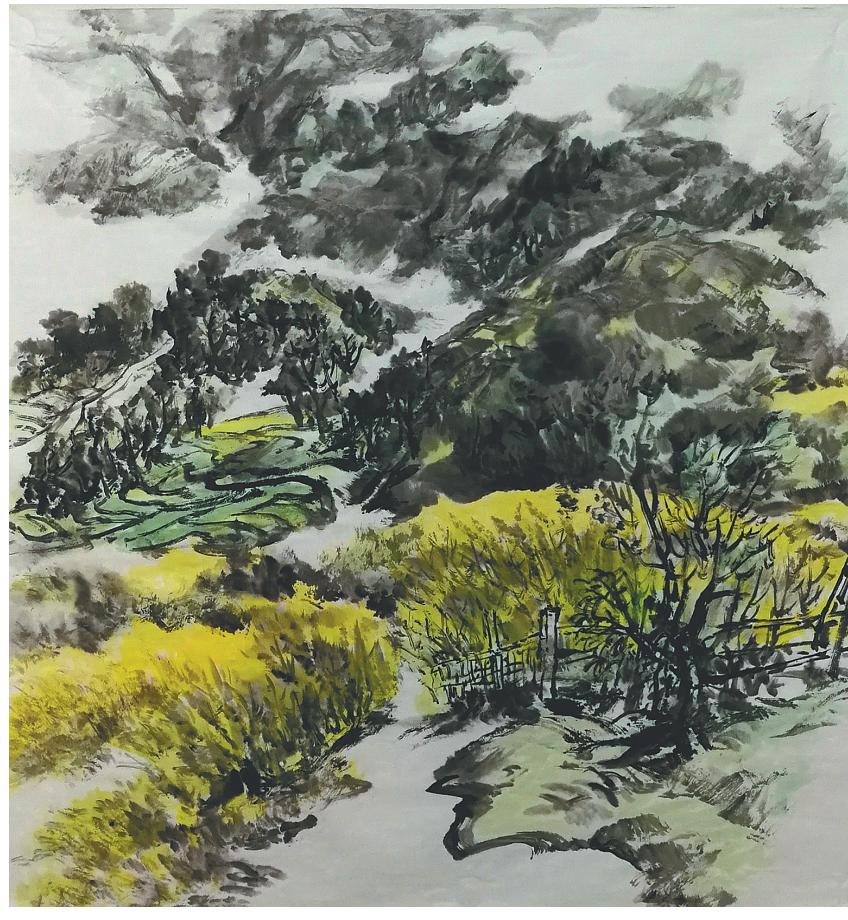
可可的笑成为了我们家最美的一道景观，而且，他的笑也越来越响亮。有时候，我把他放在腿上，左右摇动，他咯咯笑。有时候抚摸他的脊背，他也咯咯笑。我最喜欢的是，抱着他睡觉，他一会翻身，一会东倒西歪，但他的身体始终有意识地贴着我和他妈妈的身体，这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妥协和舒心。这种吸引，大致是来自于安全感的需要，可也仅限于亲人和亲人之间。我推着他小区里走，他可能不高兴，小嘴一撇，也不哭出声，脸朝向推车最隐秘的一侧，那一刻，他一脸的委屈，作势要哭的样子，令我心疼不已。可每当走过小区一段树荫的时候，他就会哇哇大哭，往怀里钻。他一定看到了什么，或者感觉到了什么。这种表现，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过。

姥姥姥爷几乎每天都要带着他去商场的儿童中心玩，他在里面也不安分，但遇到害怕的，也会主动规避，对于新鲜的玩具等，他害怕，也要伸出小手指，试探性地点一下，或者摸一下，速度之快，也是出人意料。

我喜欢抱着他走路，他东张西望，一会儿指着汽车哇哇叫，一会儿看着其他的孩子眨着眼睛，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很喜欢出去玩，尤其喜欢水，洗澡是他最喜欢，也最配合的事情。我每天下班回来，抱抱他，他咯咯地笑个不停，有时候也发脾气，挣脱我的怀抱。我咳嗽的时候，他笑得止不住，打个喷嚏，他就会四处寻找声音来源，也笑得满脸灿烂。

因为可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也逐渐改变了，总是以为自己才二十多岁，就像当年刚刚成年或者结婚成家时候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人可以安慰人，也唯有人才是根本。不论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中，人始终只能依靠人，这是宿命。我也时常觉得，锐锐和可可是我此生的幸运，也是我们家祖上和从此往后的所有血脉传承的幸运。

他的哥哥生于2002年，18年后，他出生，单从数字上说，就有些神奇的意味。我始终相信，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无缘无故的相遇，成为一家人更是充满了玄妙与偶然，这种机缘，我相信是天地恩德，也是我们家每一个人感恩的结果。他在笑，我也笑。他的笑声，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从一个人的脸上获得的最多的善意。我也始终坚信，凡是笑着来到我面前的人，必定是和我内心有呼应的那个人，因为此生有幸，更因为爱和慈悲。



秋韵

国画

张维勤作

节间词话

浮针

楼顺荷

月十五的月亮真亮啊，秋虫在院子的角落呢喃，缕缕凉风和月色一起围绕身边。小姐姐们在院子的水泥地上，铺上席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席子中间摆了张小矮桌。桌子上除了月饼水果，还有几个白瓷碗，碗里装满清水，边上还放着几枚缝衣针。临近十二点，大家都紧张地看着手表，等着指针分针秒针合拢的那一瞬间。时间一到，大家开始屏息，准备浮针。只见小姐姐们小心翼翼地，右手中指食指和拇指并拢，捻起一枚针，轻轻放到水里。

现场鸦雀无声，我紧张地盯着白瓷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铁制的针浮在了水面上！这时月光投在针上，在碗底形成了一道影子。

这个影子一般会像春米的棍子、棺材、竹叶、扁担等等……

在民间传说中，这个影子会预示浮针的人

的命运，像棍子扁担的，会一生劳碌；像棺材的，会很有财运；像竹叶的，一生丰衣足食。

白色瓷碗，清澈的水，月光下，细细的针就像悬浮在空气中一般，月亮无声，只把光投向水面，让浮在水面的针影沉入碗底。这氛围，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更有心灵手巧的姐姐，会用手指沾水，滴一滴水到针的中间或把针头针尾轻轻压水里，而针不下沉，再看看针会变出什么影子，这才是真正浮针的高手啊！

姐姐们叽叽喳喳，笑作一团。讨论自己的针影像什么，最后她们让我试试。

笨手笨脚的我学着她们的样子捻起针投入碗中，针一入水，马上便沉入碗底。我失望地哀叹一声：“哎呀，怎么浮不起来？”阿花姐告诉我诀窍：首先针要干，其次要把针与水面平行，靠近水面再轻轻地放下去。这样成功的几率会高点。难怪我的针老是浮不起来，原来是因为我太过粗鲁，直接把针扔碗里。

阿花姐用纸巾把针擦干，递给了我。话虽如此，可我也是反复试了好几次，才让针稳稳当当地浮在水面上。可惜我已经不记第一次浮针时，月光把我的针映出什么形状了。

又是一年中秋，我想起儿时童谣和家乡女孩的浮针仪式。当年一起浮针的女孩，已各奔东西。月亮皎洁，却永远也不会给人指出正确的人生答案。人生的路是甜是苦，总要一步一步地去走，去感悟。

诗路花语

沁园春·祖国颂(外一首)

■ 陈良真

岁月峥嵘，歌翻柳浪，舞引东风。喜工农商贸，千宗兴旺，乡村城镇，一派繁荣。生态融融，脱贫致富，锦绣征程春意浓。民欢笑，仗改革开放，百业昌隆。

更为盛世争雄。高科技创新攀绝峰。望巡空火箭，遨游苍穹，越洋航母，翻覆蛟龙。探月嫦娥，天眼窥秘，奇迹人间气势宏。齐声颂，今朝华夏，江艳山红。

◎沁园春·琼岛颂

南国风光，四季如春，瓜果飘香。望五指翠屏，绿波漾漾，万泉澄澈，白浪滔滔。玳瑁珍珠，沉香马瑙，遍地黄金增值高。琼崖秀，数物华天宝，绚烂妖娆。

椰风海韵多娇。纵各类人才竞折腰。擎洋浦港帆，卓然虹彩，文昌航郡，尽领风骚。福地钟灵，论坛博鳌，美丽关山细琢雕。齐奋力，建丰碑自贸，拼搏今朝。

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 王健强

村夜农家聚，黉堂笑语声。
田园观种植，时节说收成。
画映千重绿，屏牵百姓情。
更深无犬吠，课罢满天星。

清晨，鸟在欢唱

■ 文博

大地还在梦中
你已醒来歌唱
一声又一声
越来越多的清脆歌声
在城市花木间 荒野上
被晨曦拦截
静静的湖泊

我被你柔情淹没
声音的流水漫到我耳畔
我听到你低语泛起的涟漪
听到你翠绿的唱跳
花蕾被泪水打湿
我的心田都是你在荡漾

我向你怀抱徜徉
尽享你馈赠的美丽时光
你用纤细的手
揉去我的疲惫
你用婉转的旋律
治疗我忧郁的心情
你用悠长的声音
驱散我人生路上迷茫的云雾
指明我前进的方向

你整个早晨轻歌曼舞
感动蓝天和阳光
太阳从后山爬到半空
一起欣赏你的音容笑貌
你放开嗓子 八音清亮
飞流到另一场景去歌唱
我待在湖心凝视远方
回放收录过的你的声音
等你清晨归来

几笔小楷遗落枝头

■ 陈才锋

几笔小楷遗落在枝头
含糊的羞怯
到处生长着情绪，笔调清甜
叙述融入更多的伏笔
月光总早于鸟鸣
掌心漏下的音符，像谜语
只需有意的暗示
夏天具体的细节
或深或浅
都懂得留白处的念想

榔木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